

〈美麗的阿雄〉

「阿雄又不見了。」先生說。

美麗在嘩啦啦的水聲中抬頭，「先，先生，我去，找阿雄。」兩鞋鞋底還黏著清不掉的雞糞。

「要普渡了，等妳找回來，我來殺了。」

雞寮有一萬五千多隻雞，只有牠有名字，阿雄。是美麗替牠取的名。起初美麗叫的不是「阿雄」，是「好兇」。

阿雄是雞寮裡最兇悍的一隻公雞，從不走地，絕對是站在寮子裡最高的地方，沿著送料的軌道走。牠也是目前雞寮唯一剩下的公雞，擁有「自由身」，能隨意行走的禽類。母雞們兩隻關成一間，不管比鄰而居的合不合得來，終其一生就是貼著彼此的羽毛度日。終日裡，起床、吃料、大便、下蛋、睡覺……體力耗盡後，從生蛋雞變成淘汰雞。價格好時，用一斤二十多塊的價格賣掉，憑著勞力一生所剩不多的重量，將己身的價值做最後出清；然後支解成餐桌上的美食，成為菜單，名為：雞腿、雞翅、雞胸。

這麼看來，阿雄幸運一些。牠有名字。

雞籠有三層，牠常走在最上一層，腳掌抓著細細的鐵籠，意氣風發。雞寮有四道，牠早晚都會巡視一遍。被牠巡視過的母雞，彷彿吃了定心丸，不再躁動煩亂，安分地窩在狹小的一方天地。

關在籠子裡的母雞不會爭論，即使下的蛋沒有順著鐵籠的坡道滑出軌道，被鄰人踩破一腳，或大了糞便在上頭……母雞通常只是用羽毛裹著自己，不出聲。只有幾個時段會咯咯咯叫：吃料、下蛋，不然就是有人侵入。

阿雄聽得出來母雞們是因為甚麼原因而動盪不安——

那是美麗第一次上工。在鄉公所徵選的臨時工裡，她是唯一自願接下這份撿雞蛋的工作。工時不長，薪水當然也不多；但對美麗來說，這份工作足夠了。填寫基本資料時，公所的人還質疑她好手好腳，年過三十，為什麼要來搶專門開給

弱勢勞工的缺額。美麗記得阿母說的話，把身心障礙手冊遞上前。

先生帶美麗認識雞寮的環境。

幫浦寮裡有一個深井，負責供應雞寮和檳榔園的用水。檳榔園租給同村人，水費跳表算。圍著幫浦寮的是小雞寮；生蛋雞從破殼到近兩個半月的幼齡階段都是在小雞寮的地上奔跑，那是一生所享有的最寬闊的自由。緊鄰著小雞寮旁的是中雞寮，兩個大鐵籠，上下分層；一個鐵籠可裝約十五隻左右的中雞。在這裡的任務，就是吃料、喝水、大便，等待兩個月後升級為正式生蛋雞，住進生蛋雞寮。

介紹完環境後，先生走到生蛋雞寮的第一道，轉動水道上的水龍頭，叮囑美麗：每天都要記得先巡水，再撿蛋。先生示範撿蛋的步驟，就當作美麗今天的工作項目，然後準備去打料，餵雞，丟著美麗自己去習慣環境。

走到第四道時，迎著美麗的就是阿雄。

阿雄起先是夾著腳，窩在運送飼料的軌道上方；看見美麗走近後，牠沿著三層鐵籠往下跳躍。每跳一步，就振翅拍動假裝能夠飛翔。翅膀下的羽毛潔白無瑕，沒沾上半點雞寮裡的烏煙瘴氣。

阿雄站在走道上，伸長脖子，對著美麗咯咯咯叫。

美麗停下。

兩側的母雞在她舉步間傳來驚嚇的拍打聲，羽毛啪啪啪地在狹小的空間裡揮動，驚恐的叫聲不斷往走道匯聚。

美麗的視線裡都是母雞們拍打下的灰濛濛的毛。

母雞們越害怕，阿雄的翅膀就張得越開，一步步，越來越快速，朝美麗而來。美麗感覺得出來，阿雄討厭她的侵入，還有她身上的長袖格子襯衫。美麗想退，可身後兩側的母雞嚇得更大，驚恐聲鼓舞著阿雄。

美麗進退兩難，只能不動。

阿雄突然飛了起來。撐開翅膀，跳上三層鐵籠的最高一層，自高而下，奔向美麗。那雙踩過雞屎的腳從蓬鬆的毛裡鑽了出來，瞄準美麗的臉。

啊——美麗被嚇得大叫。

她跑到先生面前，先生正抽完一支菸，準備下料。

美麗氣喘吁吁喊著，「兇，好兇。」

先生看著不遠處放慢腳步，老神在在閒晃著的阿雄，笑說，「妳叫牠阿雄啊？」

可以啊，不過牠很兇喔，牠是雞寮的老大哥，最後一隻公雞了。」

最後一隻公雞的命運，當然也躲不過普渡宰殺。

美麗看見阿雄的身影正在隔壁檳榔園裡逃竄，後頭追著一條狼犬。來到雞寮已經兩年有餘，平日裡跟阿雄還是水火不容，可看見狼犬追著「自家人」，美麗也很不是滋味。

她鑽進檳榔園，撿起剛掉落不久，葉柄還堅硬的檳榔葉掃開狼犬。狼犬不斷哀嚎。美麗打得很起勁，看著狼犬夾尾落荒而逃，她在狼犬後方笑得很開懷。

可就在這時，剛剛被狼犬嚎聲喚來的狗群，紛沓而來，從四面，挖開洞繞進檳榔園，圍著美麗和阿雄。狗群低吼，不斷逼近。美麗抱起縮在地上的阿雄，拔腿就跑。狗群當然不會放過他們，壓低身姿，雙眼緊盯著前方獵物，蓄勢待發，齜牙裂嘴滴著口水。

檳榔園就在雞寮隔壁，先生平常是用兩層鐵絲網和疊高的落葉，阻擋狗群對雞寮的覬覦。

美麗朝著雞寮的方向大喊先生。可除了檳榔葉的摩擦聲，只剩狗群喉嚨裡蠢蠢欲動的啃咬聲。先生大概是等不到美麗，先回家了。美麗又喊了兩聲，確定沒有回應。

「阿雄，飛？」美麗想問阿雄是否會飛。阿雄當然沒理她。美麗知道自己跑不過狗群，但是她打算盡量跑，然後把阿雄拋往鐵絲網另一邊，這樣阿雄就可以飛回雞寮裡……

「三，阿雄，飛！」美麗跟阿雄約定跳飛時機，阿雄一樣無動於衷。

美麗把懷裡的阿雄換個方向，讓牠的頭朝外，雙手掌著牠的翅，壓低自己的身體，腿張開。

「跑——」

美麗大喊，閉眼邁開腿。

狗群興奮狂吠，同時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天而降。

美麗還在跑，她不敢回頭看，但聽見了好幾聲的斥喝，「過來，給我過來……」不知道在喊誰，朝著哪方喊？她抱著阿雄，直到跑出檳榔園才敢回頭。檳榔園早就沒有狗，只從遠處傳來狗被人用棍的哀嚎聲。美麗顫慄，不敢逗留。可雞寮已經被先生鎖了大門，她佇立在門外，想不到辦法把阿雄送回雞寮裡。

正猶豫要不要再一次試試看阿雄會不會飛時，手機響起，是阿母打來的。

聲音很尖銳，劈頭訓美麗，「神經的！」就如平日呼喊美麗那樣，接著罵，「妳疇去佢位啊？好意思予人王老闆等，妳閣有想欲嫁人嗎？」

餐桌上的一隻雞，活的雞。

對面的男人板著臉。牆上明明寫著「禁止抽菸」，還是點燃菸，甚至故意將用完的菸盒丟在桌上。

那動靜吵醒了睡著的阿雄。

阿雄緩緩起身，轉動脖子，抖動羽毛，欲張開翅膀。吃了阿雄兩年多虧的美麗知道，阿雄想幹嘛。她趕緊將阿雄抱下，束在自己懷裡。動作引來餐桌上所有人的不滿。

男人抖掉菸冷笑，「這腦子有問題啊？還抱著一隻雞來相親，要我嗎？要我娶一個有病的女人。」後面的話，是指著媒人說的。

媒人安撫，「王老闆消消氣，我們美麗就是小時候發燒把腦子燒壞了。不過你放心，她很單純，很乖。」媒人很不避諱地在美麗的面前，將兩根手指頭放在太陽穴旁。

「多少？」男人看著美麗彷彿看著某個商品，待價而沽。

美麗突然想起上一批抓淘汰雞時，先生看著雞籠裡的母雞，沾著口水，點著手裡的錢。先生說價格越來越不好，一斤連十塊都不到，一隻淘汰雞不過一斤多點，還買不了一瓶礦泉水。

「她腦子……生孩子沒問題吧？」男人問，把眼神放在美麗胸部上。

美麗的胸是大的，而此刻窩在她胸口的是阿雄，正巧擋住男人的目光。

「沒問題，我們美麗就是腦子差一點，身體很健康，人也很美。」媒婆摸著美麗的臉，介紹。

男人繼續挑著美麗腦子的毛病，聘金跟著降價。

阿母對這結果還是滿意的。計程車上媒人告訴美麗，「美麗，妳真好命，就要當少奶奶了，明天就不用回雞寮啦，去跟老闆辭職，知道嗎？」

美麗沒有回應，但她一定會回雞寮的，因為阿雄還在她這裡，雖然先生說要宰了阿雄當祭品。

「不要。」在阿母跟媒人的談笑裡，美麗怯懦發聲。

阿母率先來了火氣。「妳遮查某团仔講啥仔，神經的，妳毋知影我替妳搵這個親事搵外久嗎，查某团按怎會使無嫁，無嫁以後下半生愛吃啥仔？吃屎啊。」

「我有錢。」

「一個月萬五？妳飼妳家已著好嗎？阮若是老矣，連棺材本攞無。」

媒人出面緩頰氣氛，轉頭想拉起著美麗的手說話，可美麗抽回手，緊抱著懷裡的公雞。

司機從後照鏡瞥見美麗，「小姐，我這車剛洗喔，妳不要讓雞在我車裡大便喔。」

阿雄肯定是故意的，司機才說完，就拉了，拉在美麗的長袖格子衣上。阿母氣得不斷打著美麗，又是媒人出來調節。所幸離家已經不遠，美麗自己下了計程車，用走的回家。

家門前的宮廟，聚集幾個赤著上半身的年輕人，舉著法器跳著七星步。

「美麗，妳怎麼抱著一隻雞啊？」年輕人們依舊喜歡搭訕美麗。

「回家燉雞湯吧。」

「美麗，聽說妳阿母這次找的對象是有錢人喔？」

「誰敢娶？」

「幹嘛這樣說，我們美麗也是村子裡的美人啊，要不是我知道她這樣，」那人把手指頭並攏放在太陽穴邊，「我早追她了。」說這話的是八家將的領班。

「大仔，你娣仔遐濟，還要追美麗喔。」

眾人聊自己的，美麗一如往常，快步，低頭走過。

「你看啦，又把美麗嚇跑了。」

笑聲在美麗的身後揚起，消失在黑夜裡。

美麗沒有辭職。當晚男人便打電話來取消婚事，說無法娶一個成天跟雞相處的女人。阿母解釋那只是臨時工，但電話還是被人給掛了。阿爸知道後，摔破好幾個酒瓶，責怪阿母生了一個連嫁都嫁不出去的女兒。之後兩人又抱在一起哭，說以後死了怎麼辦，美麗一個人怎麼活……

美麗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活，要活成甚麼模樣才對。一個月一萬五的薪水，她全給了阿母。阿母每天都替她準備餐盒，雞寮裡先生也有準備水，整日下來，她似乎也只需要食物和水。

美麗又回到雞寮，日復一日重複同樣的事。

先在工寮裡換上雨鞋，鞋底踩上的雞屎已經乾成塊。她把雨鞋拿到石頭上敲打，將結塊的屎打下來。包上頭巾和口罩，衣服本來就穿長袖，不管冬夏，最後只露出一雙眼來。接著在蛋箱裡疊上報紙，搬到推車上。推車扶手掛著一把小刀和一條濕抹布，那是用來刮除和擦拭蛋殼上偶而殘留的雞屎。

先生叮嚀過，蛋放進蛋箱前要檢查，把黏在上頭的雞屎清乾淨，賣相才好。

美麗在想自己是不是也像沾了雞屎的蛋一樣，清洗一下，就嫁得出去了？

可她不知道，自己身上哪裡髒。

阿爸跟阿母抱著一起哭時，也會抓著美麗一起哭，但美麗都會掙脫。阿爸砸碎未開封的酒瓶時總說，「阮美麗按會遐爾歹命，水水的一个姑娘，頭殼煞來燒歹去。」泡沫在啤酒液上凝聚，如阿爸的聲音。然後消失。

母雞已經習慣美麗，不再因為美麗的靠近嚇得東推西擠。美麗這回推著裝滿七箱蛋的推車時，阿雄突然出現，跳上三層鐵籠躍到飼料的軌道上。那已經是雞寮裡，除了屋頂外的最高處了。

又要幹嘛？

美麗有不好的預感。

阿雄抖著一身潔白羽毛，碩大雞冠隨著跳躍而搖擺，站在至高頂，眼神高傲，居高臨下，睥睨著美麗彎腰撿蛋的影。

阿雄跳起。

美麗以為阿雄又要踩她的臉，她「啊」一聲，將身體蜷縮起來。

阿雄飛躍美麗的頭頂，「啪啪啪」拍動翅膀，先是踩在第二層的鐵籠上，又蹬往第一層鐵籠，最後姿勢完美地落在地上，昂首搖尾，從容地走出雞寮。

美麗驚魂未定，她趕緊把剩下兩箱蛋撿完，將推車推回工寮裡。

先生拿著雞飼料正在吸引著阿雄。

阿雄啄起先生放在手裡的飼料，聽見美麗推車的輪子壓在石子上的聲音，牠側著頭，抖著羽毛，露出胸前壯碩的肉，像在炫耀。先生看見阿雄的身，笑得很開心，捏了起來。

「不錯喔，養得夠肥喔，這雞胸肉來炸雞排最好吃了。」

先生把阿雄全身都摸透一遍，直到阿雄吃完他手裡的飼料。

阿雄大搖大擺走回雞寮裡，那是美麗下一個要撿蛋的地方。

「美麗，明天我要進中雞，妳早上有沒有時間來幫忙？我多給妳三百元。」先生在美麗離開前問。

美麗一天的工作通常是從早上十點開始，看蛋量的多寡，如果有退毛休息或是抓淘汰的雞，那她可能下午兩點就能完成工作。不然，通常都得到四點。如果有新生雞，四個半月起開始零星下蛋到五個半月後的高峰，美麗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喘息。這個月突然多了三百元的外快，美麗當然高興，可以補貼一點阿母所說的普渡月的開銷。

美麗推著一輪空的蛋箱繼續撿蛋，阿雄果然等在走道中央，但不知是不是先生正巧下料到這來，阿雄意外沒有欺負美麗。那天直到撿完最後一道，美麗都沒被阿雄踩臉。

美麗第一次推著裝滿雞的推車。跟疊著蛋箱的車不同，籠子裡的雞相互堆擠，左右掙扎。裡頭裝的是近三個月的中雞，剛褪去稚嫩的鵝黃羽毛，正雪白亮麗。中雞不大，單手就可掌握，可腹部吃得結實，整隻握起來還是有點重量的。

「靠外頭有陽光的雞比較會吃，長得很肥喔。」先生把推車交手給美麗，抽菸去了。

美麗一直以為雞只要飼料跟水就好，沒想到還需要點陽光。

她將推車往前傾一些，疏散擠在後頭的雞，可雞很驚恐，美麗走一步，雞就

疊到同一側，再走一步，又疊到另一側。重量一直無法平均，忽而左手沉重，忽而右手發軟。走進中雞寮之前，還會經過一條小水道，水道上的木板不寬，只容得下一個輪子。本來這段路都是先生推的，但先生抽菸去了。

美麗深吸口氣，將力氣集中在雙臂。推車是三輪，她將推車的後輪舉起，即將走近時，前輪瞄準木板。木板沒有想像中窄，只要籠子裡的雞暫且不掙扎，不左搖右晃，要安全渡過並不難。

但就在輪子過了一半時，美麗右手一晃，雞籠裡的雞又集體踩踏起來，輪子左搖右晃。美麗抓著推車的把手不敢放，但驚嚇的雞群拉出屎，弄髒彼此唯一最潔白的羽毛不說，流下的屎與尿混合，變得黏滑，滾到了輪子上。推車摔出，鐵籠的門卡在水道上，雞像洩洪的糞，全滾進水道裡，白毛沾上水溝裡的蛆蟲和青苔。

摔出鐵籠外的雞算是好運的，拍著水溝裡的髒汗，掙扎上岸，嚇得東奔西竄。還擠在裡頭的雞則壓死好幾隻，只保有純潔的毛，未被汗水沾染。

美麗慌了，她不知該先抓回往哪個方向跑的雞，只能原地打轉。

狗群吠叫聲霎時從檳榔園傳來，美麗下意識想先阻止往檳榔園跑的雞，可雞群散亂，踩著泥巴的腳印在地上鬼畫符。眼看雞群離越來越遠，美麗倉皇無措，卻有一個氣定神閒的身影，逐漸走來。

那是阿雄。

阿雄站在阻隔檳榔園的落葉堆上，張開翅膀，發出雄性的啼叫。

雞群頓時全安靜了下來。

原本往檳榔園的雞群停頓片刻，被阿雄拍動的翅膀，嚇得往回逃。

美麗趁機抓回了幾隻。先生也在這時發現不對勁趕了過來，用他專門的鉤子，又勾回幾隻。

最後清點，只逃掉了一隻。

先生本來要美麗先回去，說那一隻他晚上再來抓就好，可美麗覺得車是自己弄翻的，還弄死那麼多隻雞，她很怕先生要她賠錢。也不知多賺的那三百塊夠不夠付？

天色漸暗，先生抽了根菸後就說要回家了，離開前拿了他太太的短衣短褲，要讓美麗先換上再去找雞。

美麗才發現自己滿身都是臭水溝的汗水和雞糞。

但美麗不喜歡穿短袖衣物，她總覺得暴露在外的手臂和小腿十分冰冷，彷彿當年在水裡撫摸她四肢的觸感還在。她不記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溺水，又是被誰救上岸？是不是與帶她下水的人是同一個？印象很模糊。美麗只記得，那場高燒醒來之後，阿爸阿母圍著她哭，說她再也不能像正常女孩一樣長大，結婚，生子。

她換掉髒衣，露在陽光下的四肢還是讓人驚扭不安。

偌大的雞寮場裡只剩美麗一人。她走遍小雞寮、中雞寮、生蛋雞寮的四道，都沒有尋到那隻脫逃的母雞，倒是在中雞寮旁的油菜花田裡，看見雞寮場裡唯一自由身的阿雄。

阿雄鑽進花田，弄得滿身都是黃色碎花，昏暗的夕陽，披著橘紅的霞，將阿雄的身形拉得很長，藏在花間，貼近泥土。

美麗起先不敢靠近，她看著阿雄漫不經心地在花叢裡穿梭，找了塊最黃、最橘的地伏身。

阿雄看著她，彷彿正在邀請。

美麗走進花叢，阿雄似乎是刻意替她留了位置。

阿雄仰頭看著她，似乎很滿意，拍動翅膀，咯咯地叫。

美麗笑了，她第一次覺得阿雄的羽毛跟翅膀，不可怕，反而暖烘烘地，驅走了她暴露在外的手腳的寒冷。

美麗開始穿短袖衣物了。

先生說，夏天熱就是要穿短袖，誇她有進步。

月底領薪水時，美麗特地換上阿母去市場買來的一件五十的短上衣。正在做普渡芋粿的阿母看著她，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

美麗不懂阿母為什麼又哭又笑，她也不在乎，只是加快腳步，一心想趕快到雞寮。領薪水這天，先生通常都會放她假。她有一整天的時間，可以待在油菜花田裡。

正值母雞下蛋的時間，雞寮裡都是母雞們下完蛋後嘶啞啼叫的雜音。美麗朝著雞寮方向呼喊先生，呼喊好幾回，都不見先生人影，最後是在中雞寮旁的油菜花田前找到先生。

先生手裡正握著一把飼料，想吸引著坐浴在花叢裡的阿雄。美麗走近，發現先生不只握了飼料，腰上還掛著刀套。刀套裡有刀。美麗想起明日就是普渡。先生看見美麗，用眼神示意著她幫忙抓阿雄。

阿雄依舊無動於衷坐在花叢裡，看見美麗來，反而是挪出給美麗的空間。

「抓啊。」美麗靠近阿雄時，先生輕聲說。

美麗不想抓，可先生眼神逼著她前進。

跑，跑——美麗低聲喊。

快抓，快抓——先生催促。

就在美麗即將觸碰到阿雄的羽毛時，一陣風揚起，黃花碎瓣被掃了起來。一隻全身被泥土包得髒黑的中雞鑽進花叢裡，先生見狀立刻喊，「喔，終於被我找到了喔，這次不會再讓你躲掉了！」先生丟下飼料和刀子，回頭拿了自己的長鈎，轉頭追起了那隻落跑母雞。

美麗二話不說抱起阿雄，往先生追著母雞的反方向逃去。可她太慌亂了，沒注意到自己跑的是甚麼方向，等回過神來，美麗又被圍在狗群的中央。

檳榔園外有燃盡的紙錢跟燒滅的香，看來狗群主人已經來過檳榔園，而且回家了。美麗想呼叫先生，可她更不想阿雄落到先生手裡。狗群記憶力好，吃過虧，這回逮到美麗，當然不會放過機會；沒一會功夫，就把美麗逼到離雞寮最遠的角落，圍成三角。

美麗背後是一片鐵絲網，外頭是大水溝。大水溝是乾涸的。姑且不論摔下大水溝會傷成如何，光要爬上鐵絲網就需要不少時間。狗群的速度絕對比她快。就在美麗盤算時，懷裡的阿雄想掙脫她的手。美麗想到不管如何，她都要先把阿雄丟到鐵絲網外。阿雄跳鐵籠習慣了，這大水溝一定也跳得過。這麼想時，美麗已經伸出手，把阿雄舉過自己頭頂，瞄準大水溝上還算平坦的石頭，拋出。

阿雄在美麗的頭頂上真的飛了起來，用力拍動翅膀，胸前的細羽毛落下，輕輕飛揚在半空。

美麗爬上鐵絲網，狗群張口，低吼。

冰冷的口水滴在美麗的小腿上，恐懼襲來。她想起那雙曾經抓著她腿的五爪。她在水裡掙扎，爪子像水草那樣纏著她，緊擁著她，進入她才剛來過初潮的身體……

突然間，頭頂飛過一片黑。

潔白的羽毛在拍動中四散，無聲地落在泥土上。

阿雄完美落地，一如既往。張開翅膀，站在狗群的身後。狗群的注意力隨即被吸引過去。阿雄拍翅挑釁，原本想撲上美麗的狗鬆口，目光狠戾，轉頭對著阿雄流口水。

美麗想把阿雄抓回來。

瞬間，阿雄振翅，狗群吠叫追趕，牠閃避著檳榔樹，腳掌很有規律地印在泥土上，快速地往雞寮的方向奔跑

頭也不回。

驚魂未定的美麗把鞋弄丟了，赤腳走過產業道路時被碎石子磨破了皮，露出衣物外的手臂和小腿在滑下大水溝時，磨出不少傷痕。耳邊持續響著狗群嘶咬打鬥的聲音，直到聽見巷口有人叫她，那聲音好像才結束。

美麗抬頭，宮廟正巧熄燈，回家的路更暗了。

有人影從電線桿後走出來，似乎等了美麗許久。電線杆下全是喝完的酒瓶和抽完的香菸。人影帶著一圈的雲霧，走近美麗。美麗沒抬頭，只是摸著結痂的血漬，又重新摳出了血。

「美麗，妳還記得嗎？」那人開口，嘴裡全是嗆人的菸味。

是他，一直開玩笑說要追美麗的那個人。

「在妳腦子還沒有燒壞之前，我最喜歡的就是妳了。美麗，妳知道甚麼是喜歡嗎？」

美麗的腦海閃過花叢裡的阿雄。

「美麗，妳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帶妳去玩水。」

美麗沉默，想起了那個壓她入水，又救起她的人，是誰了。

「美麗，我真的喜歡妳。」

又是阿雄的身影，潔白的羽毛彷彿落在眼前。

那人沒得到美麗任何的回應，便又罵了幾句三字經，然後在電線桿下撒了泡尿，提著未喝完的酒，唱著五音不全的歌離開。

美麗手裡握著先生給的五百元，說是上回幫忙入雞和多給她買普渡用品的錢，還有一隻雞。

「我昨天剛殺的，妳拿回去給妳阿母拜拜。」

美麗接過雞，雞身冷凍，肉質更堅硬了。她摸不出來，這跟曾經抱在懷裡的阿雄，有沒有一樣。

檳榔園的主人來跟先生算幫浦寮的水電費，兩人聊了起來。美麗舖著蛋箱的報紙，手沒有停下。

「你就沒看見你們家那隻公雞多厲害喔，」檳榔園主人搬演著公雞振翅的模樣，美麗看了一眼，覺得不像，「就這樣，跑給我六七隻狼犬追，欸，六七隻耶，狼犬耶。」

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過十五。」先生含著菸，沒點燃，嘴角掩不住笑。

「你捨不得殺的，要吃隨便買都有，你雞寮那麼多母雞，真要殺喔，吃不完啦。」美麗將蛋箱疊上堆車，推出工寮時，裡頭正傳出鬨然大笑。美麗沒去聽那笑聲裡又說了些甚麼。

身後有些動靜，世界驟然寂靜。

耳裡緩緩流過一道水聲，如那年她被人從水裡救出。有甚麼被拉出了水池，或更確切地說，是從水池裡跳了出來。接著充盈她耳際的，是宏亮的雞啼，還有振翅——